

## 醫研所與我~ 從臨床醫療與基礎研究

邱溥容  
小兒科主治醫師  
博士班 97 年級

時光如行雲，自從進入高醫醫學系就讀至今，內心總覺得醫師的職責是”懸壺濟世”、”濟世救人”，大學時期的實驗課，除了畢業前夕進行小豬的麻醉與盲腸切除術，大多數的實驗局限於青蛙、寄生蟲及小鼠解剖、大體解剖、生物化學實驗(如 ELISA、Western blot 等)、微免實驗(如劃 agar 種菌、貼藥盤等)、顯微鏡的操作以觀察微生物體或人體的組織細胞、藥理實驗(如加藥下去後測小鼠的心臟跳動頻率等)，即使只是簡單的小實驗，仍可能花掉我們一個下午的時間。令人印象深刻的實驗是：將大鼠麻醉後找出股動靜脈，分別接上塑膠管以注射藥物並連結到電生理記錄器上，但是不小心同組同學將股動脈弄斷了，因為動脈有平滑肌，很難將弄斷的血管再撐開以置入塑膠管，連實驗的指導老師都勸我們這組放棄，可是我沒有死心，一再試了 2 個小時後才完成這工作，此時，才發現對於實驗研究我極具耐心及永不放棄的毅力。

因在大三時擔任班代，所以常在各基礎學科的辦公室與實驗室中穿梭，看到一個個穿著白色實驗衣且藏身在實驗室中的老師及學生們

時，一直都有種莫名的情緒。想到他們可以將瓶瓶罐罐的藥品加過來倒過去，隨手將這些東西攪一攪，或加熱或冷凍，就好像巫師的煉丹爐般有著神奇的化學變化；可以將很微小的 DNA、RNA、蛋白質研究一番，甚至將細胞或細胞的一部份拿來培養實驗；及可以操作那一臺臺複雜的儀器設備，卻面不改色而能頭頭是道的分析及解釋其結果，而且這些實驗室的生活經常是”夜以繼日”、”晝伏夜出”，我既是崇拜也是畏懼。

直到我大學畢業後並完成兒科專科醫師的訓練之前，已經好些年沒踏入實驗室了；一直到繼續投入次專科的訓練後，因為指導老師的要求及研究的需要，必須重返實驗室作研究，我不停地在心裡掙扎，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，終於克服心理障礙去適應研究室的生活，這時才發現，原本研究室的生活和住院醫師三五天就值班的訓練生活一樣辛苦，差別是研究室人員是和細胞及實驗動物在奮戰，而醫師是和疾病在奮戰。這同樣為解決問題而作的動作，怎麼可能難得倒我呢？於是，在忙碌的醫師訓練生涯與繁重的研究下，我也漸漸地被研究室的生活所吸引，最後習慣手拿 pipette 在藥罐與離心管或細胞培養盤間移動，習慣在 bench 前和一團團儀器的電線糾纏，習慣在烏漆抹黑的暗房壓片，習慣在一大串的數字中作換算，習慣在複雜的儀器面板前操作到自己眼花撩亂，習慣一個人孤獨地在 laminar flow 前操作實

驗與喃喃自語，習慣在一大清早或半夜還在跟實驗奮戰，也習慣了實驗的一再失敗與挫折。

因為所學的過敏免疫學和基礎學科的分子生物學、遺傳學、藥理學、生理學、生物化學、微生物免疫學及病理學等皆有相關，所以為了更進一步了解自己所學與解決病患的苦痛，在次專科訓練即將結束之際決定報考研究所，很幸運的考取了醫研所碩士班就讀。於醫研所就讀的一年內，雖然在上課、工作與實驗之間像陀螺一樣忙得團團轉，但對於醫學研究與臨床工作的關係已愈來愈瞭解並使其能緊密結合，心裡不禁對身為醫研所的學生深感榮幸，因為醫研所的教學的確貫徹了它原本成立的宗旨—使基礎與臨床結合而形成一完整之轉譯醫學。這期間除了同學的互相扶持與師長的大力幫忙，也習得許多關於醫學研究的理論基礎及方法，而使得知識進步與智慧增長皆大有斬獲。暑假過後，我也從碩士班直升為博士班學生，更覺得任重而道遠。

在此，也衷心期盼在醫研所優良的師資教育及設備輔助之下，能在未來就讀的幾年內有更傑出的學術表現，以不負師長的厚愛。最後，也希望能發揚醫學研究所的名聲，傳承眾多已畢業師長的意志，期能對醫療的進步能有所貢獻，而成為「術德兼備」的優良醫師及傑出學者。